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社会伦理/系/列

青衿

长篇
小说

青衿以对，岁月如歌。
如歌的岁月，它应该对得起纯真，
对得起梦想，还有无暇的爱情。

李世君
著



有什么比爱情更重要？又有什么比爱情
不重要？千方百计的爱情，是不是
还可以叫作爱情？是谁在苦苦追求又匆匆
忽略？河流们改道，是不是水的错？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青 衿

长篇
小说

李世君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衿 / 李世君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6135 - 4

I. ①青…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2582 号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3.5 字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003 「序章」

上卷 青春祭

- 007 第一章 「一撞钟情」
030 第二章 「“共情”」
041 第三章 「阶梯教室」
053 第四章 「最初的试探」
068 第五章 「湖边羞涩」
080 第六章 「讨厌的田老夫子」
093 第七章 「攻心术」
108 第八章 「廉价祝福」
118 第九章 「想不到的拥抱」
136 第十章 「悲伤告白」
148 第十一章 「拘谨」
159 第十二章 「范叔叔」
169 第十三章 「冠冕堂皇的陷阱」

下卷 蒲公英

- | | | |
|-----|-------|-----------|
| 187 | 第十四章 | 「风波」 |
| 196 | 第十五章 | 「血案报道」 |
| 206 | 第十六章 | 「情人来了」 |
| 222 | 第十七章 | 「短暂的温存」 |
| 237 | 第十八章 | 「被骗」 |
| 246 | 第十九章 | 「调离」 |
| 258 | 第二十章 | 「强硬派“黛玉”」 |
| 269 | 第二十一章 | 「假合格单」 |
| 280 | 第二十二章 | 「智斗」 |
| 290 | 第二十三章 | 「钻空子」 |
| 311 | 第二十四章 | 「上海相见」 |
| 330 | 第二十五章 | 「禁果」 |
| 353 | 第二十六章 | 「迷迷小姐」 |

我一直都是这样，我回到我经历的去，我悬浮在空中，看着那些我和你们永不回头的经历，在我眼前陆陆续续地出现了。人世间的人认为诡异，我不认为诡异；人世间的人认为奇特，我不认为奇特，因为这些对于我都是正常的。那么就让我把这些“看到”的经历告诉你们吧，也许这样我会安心地去我该去的地方，直到永远……

序 章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象征和雕像。

在这座古老的文化名城里，紫薇花是这座城市的标志，她充盈着这座城市的遗存，点缀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沉迷的爱、典雅、好运和魅力四射，是人们对紫薇花最好的赞誉，她表达了人们某种情感的寄托和愿望，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她又是那么约定俗成。

早晨，当新鲜的太阳光洒遍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中国华宇大学校园的莘莘学子沐浴着阳光，开始了紧张忙碌的一天。他们有的快步走路，有的慢慢踱着步子思考，有的在湖边拿着书在读，有的在教室、在图书馆、在宿舍里查阅资料准备应考，也有的在运动场上、在篮球架下展现着他们的身影。

已经到了大四即将结束的阶段，不少大四年级的姑娘、小伙子开始紧张地准备论文、准备答辩，第一次迎接他们四年来的成绩总体检验。

在校园南侧，第三运动场旁边，那座六层宿舍楼的303房间里，范雯莉、吴晚娟、黄莹莹几个女生抱着书从房间里出来，她们准备到图书馆里去。

走到学校东南角的一堵矮墙下，好像是第一次发现，那些从一人多高的墙内向外伸展的紫薇花丛，一串串、一坨坨、一簇一簇垂挂到三十多米长的墙外。花是紫色的，带了点嫣红，它们八九坨、十几坨簇拥在一起，每一坨都有六七八朵小花，每一朵小花，都像一张张英俊不禁要笑出声的小脸儿，迎着太阳，迎着晨风开放。

不知道谁提议：“我们在这里留张照片吧。”

青 衿

Qingjin qingjin

“好呀。”其他两人都十分赞同。那是2003年的一个美好的夏季，范雯莉、吴晓娟、黄莹莹三人邀请一位过路的同学，请她拍照。

在快门即将按下的一瞬间，范雯莉、吴晓娟、黄莹莹三人，同时伸出食指和中指“耶”地叫了一声。三张美丽、青春、饱含热情的笑脸，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分外艳丽。

合影记录了她们四年学业结束的难忘一刻，也记录下她们步入社会的开始。

上卷 青春祭

青春是一道绚丽的风景，蓄满了我们的执着与向往。
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忧伤，承载着那么多的沉沦和反抗。青春是一部壮丽的诗篇，寄托着我们错落有致的梦想。

人生是五彩缤纷的一本书，那么青春就是其中最瑰丽的一章，散发着撩人的芬芳。

第一章 一撞钟情

李强是我大四的时候认识的，算起来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李强还是大三年级的一个小男生，用室友黄莹莹的话说，“啊哈，是‘鼻涕族’哈”。

黄莹莹总爱拿那些年级低的学弟学妹们这样称呼，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自己大姐大的身份。尽管她年龄和李强相仿，身高只到同是一米六七米的我和吴晓娟的鼻尖下边，但是，她喜欢这样。

确实，她的俏皮话很能赢得一些人开心，吴晓娟就是其中之一。

吴晓娟喜欢黄莹莹这种酸了吧唧又不失幽默的俏皮话。这样的话从她薄薄的嘴唇里一串一串吐出来，又一字一字撞击着她的耳膜，让她听了既受用又醒脑，使她很容易就分清她和李强的疏密关系。所以，每每听到“鼻涕族”三个字，她就“哈哈”大笑一阵，带着一种无可奈何打了黄莹莹一下说：“就你的俏皮话多。”说着忍不住又笑，以此掩饰自己窘迫的心情。

当时我们正忙着准备资料做毕业论文，吴晓娟在给南京读研的男友田斌发短信，让他帮着找些电脑编程方面的参考资料。田斌说，你可以找李强，李强可是电脑“专家”啊。吴晓娟听了，高兴地一拍大腿，“哇”的一声从床上蹦下来。“哎呀呀！我怎么把这个小‘老公’忘了呢，让他过来过来，赶快让他过来！”她连声说着，拔掉塞在耳朵里的耳机，笑嘻嘻地打开电脑，对着我和黄莹莹连珠炮地说：“让他过来演示演示，咱们的问题可不都解决了哈！”说完，她拨通了李强的手机。

我坐在那里翻着几本资料要出去，准备到图书馆，听了这话我心里犯了嘀咕，撇撇嘴，哼了一声：“哪个李强呀？没听说啊，你阿

青 衿

Qingjin·qingjin

娟什么时候又‘相’上一个‘小老公’了呀？”想是这样想，没说出口，我瞄了她一眼，把找到的资料，用红笔画一下，在心里暗付着：“你行呀阿娟，‘老公’遍天下了吧？”

那天李强刚好从跆拳道训练馆出来，一脸阳光，吴晓娟打手机让他过来，说有要事商量。李强肩膀上搭着运动衫，哼着歌，一蹦一跳地来了。来到女生宿舍楼下，看门的老太婆说什么也不让他进。老太婆带着浓重的鼻音，瓮声瓮气问他是哪个班的，为什么要进女生宿舍，他说他是帮助同学查资料来的。“哪个同学？帮黑（谁）个查鸡料（资料）？帮黑（谁）个查鸡料（资料）也不能进女杏（生）宿舍呀小伙崽（子）。”老太婆并不看他，只坐在那里不急不慌地钩着一顶粉红色的小孩子的线帽，一脸不容商量的表情。

李强忙赔笑解释。

老太婆一只脚干脆蹬着门框，拦着：“不行呀，小伙崽（子）。学校有规矩呀，校长鸡（知）道了，要解聘喔（我）的哇。”老太婆说完，鹅起胖胖的加宽脸，看他一眼，又低头继续织她的线帽：“再夫（说）了，这男女也是有别的呀，自古男女舅舅（授受）不亲。”老太婆自认为说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話，高兴地又补充一句：“老师没教你吗？男人不能西记（私自）闯进女人房间的呀，唯（回）去吧，小伙崽（子）啊，听哇（话），唯（回）去吧。”老太婆像幼儿园的阿姨，哄着他。看他不走，她站起来往外推他。这让阿强十分生气：“啥啥舅舅（授受）不亲姪子不亲的，啥啥女人房间男人房间，都啥啥年代了，还啥啥男女舅舅（授受）不亲姪子不亲。”阿强学着老太婆扁着一张嘴巴，用她的地方腔调嘟着嗓音重复着。“唯（回），唯（回）去吧，小伙崽（子），听哇（话），啊。”老太婆听他学自己说话，板了脸，生了气，他也板了脸，生了气。

“我有事，知道吗？我再说一遍，我——今——天——有——事！我今天偏要进，你能把我咋样？”

老太婆被他说得一脸尴尬，又被他的强硬弄得更加气愤，她红着面皮站在那里，恼怒地用手往外推他：“你不能进，就是喔（我）夫（说）的，你不能进。”

“什么就是你夫（说）的，喔（我）夫（说）的。我有要紧的事，你为什么不让我进？你说出道理来。”

“你，你衣冠不景（整）。”接着又威胁要报告保卫处。阿强穿上衣服，规规矩矩给她鞠了一躬，笑着说：“这样行了吧，大姨，哦，不不不，是老西（师）老西（师）。老西（师）你看，这样行了吧？”老太婆被他弄得哭笑不得，还是坚持不让他进。阿强动气了，看着她短而宽的鼻子上两个大大的朝天鼻孔，说：“不让进是吧！不让进我把你的鼻子扭得大头朝上，让你的两个喘气孔好好晒晒太阳。”说完瞪着两只眼睛望着老太婆，气呼呼地等老太婆回答。这时刚好有电话打进来，趁着老太婆转身接电话，阿强猛地向前一蹿，几个三步跨栏，就冲上三楼。

这时我整理好资料，抱着书，刚好出来。都是慌慌张张的样子，就跟阿强撞了个满怀，阿强不由自主地伸胳膊一搂，结结实实把我搂在怀里，吓得我一声惊叫，遇着色狼似的推他一把：“你干什么你?!”

看着搂抱我的竟是一个高我大半个脑袋的男生，我脸一热，顿时通红。阿强这边也感到意外，对着一脸惊恐的我极不好意思地“哟哟”着，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故意的。”

这时候寝室里的其他室友都转过脸来。我偏过脑袋扫她们一眼，斜着眼睛瞪了阿强一秒钟，带着几分愠怒捡起书，出去了。

我出去之后，阿强进屋，吴晓娟忙拉过一个凳子，让他坐在电脑前，阿强一边操作，一边讲解编程方面的知识。

过了一会，进来两个人。

“就细（是）他。”一个女人大声说。他们抬头，只见刚才看门的那个老太婆领着学校保卫处的刘处长进来了，老太婆掐着腰，手一指：“就细（是）他。”

“什么事？”阿强站起来问。

刘处长说：“你叫什么名字？”

其他女生也愣了，吴晓娟和黄莹莹忙说：“刘处长，他是我们校

的，怎么了？”

“没你们的事，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的？”

李强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地看着刘处长，看着老太婆，老太婆像有了靠山，左手依然叉腰，右手挥着，一脸怒气地说：“就细（是）他夫（说）的，要把喔（我）的鼻子扭得大头朝上，让喔（我）的两个喘气孔好好晒晒太阳。喔（我），喔（我）的鼻孔再怎么朝天，也不能让你来扭。”其他女生听她这样说，捂着嘴咯咯咯地笑开了，这让老太婆更加气愤。

“笑什么笑，还有没有校规？你，跟我到保卫处去一趟。”

看到刘处长要带阿强去保卫处，吴晓娟说：“刘处长，是我让他过来帮我们做编程的。”

“没你们的事！”刘处长严肃着脸，“随便闯入女生宿舍，还有没有校规，嗯？没人管了是不是？！”

吴晓娟、黄莹莹听明白了怎么回事，忙解释：“刘处长，他可是一个好学生，不是随便闯入女生宿舍的，是我们叫他来的，我敢打包票……”

“你敢打包票？谁跟你打包票，你们回去，没你们的事。”见吴晓娟拉着自己的袖子，刘处长一甩胳膊，对李强说：“怎么？不走是吧，要不要喊两个保安过来请你才走？”

“走就走！怎么着，你能把我怎么着？！”李强愤然大声嚷着，攥紧拳头咬着牙，脸涨得通红，看他的样子，大有随时爆发的可能。他横眼看着刘处长，死死瞪了老太婆一眼，昂着头，走出门。

几个女生看了，直在那里发愣。

到了保卫处像审问犯人似的让李强坐在连椅上，一个人问，一个人做记录。

“哪个班的？”

“我又没犯法，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

“我问你是哪个班的？！”

“大三（4）班！”

“哪个系？”

“企业管理。”

“叫什么名字?”

“问那么多干什么?!”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刘处长拍着桌子大声说。

“怎么怎么，叫这么大声干什么，还想打人吗?!”

“……太无法无天了!”

“哼!”李强不吭声，把脸转向一边，看墙壁。

“不说是吧，好。”刘处长像要挽回面子似的，拿起电话，打到大三教师办公室。

“值当的不，我又没犯什么法，你看你兴师动众的。”李强轻蔑地看他一眼。

“喂，张老师吗?”

“你找哪个张老师?”

“大三(4)班的张扬老师。”

“张老师不在，什么事刘处长?”

“他们班有一个学生，私闯女生宿舍，还骂看门的严大姐。”

“什么动机?”

“不知什么动机，肯定动机不纯。”

“张老师不在，你问问那个学生吧，到底什么原因闯进女生宿舍的，那学生叫什么?”

“不知道叫什么。”

“谁动机不纯了，我是帮同学做编程的，你说谁动机不纯了?你讲话要负责!”李强憋红了脸猛地站起来。

“嚷嚷什么嚷嚷什么!你给我坐下!”刘处长大声吼着。

另一个做记录的说：“这位同学，你坐下，坐下慢慢说。上学期出现一起强奸案件，学校对女生宿舍管理得严了。”

李强意识到他们把这件事往强奸这类事上靠了：“我没做犯法的事，女生宿舍有几个女生都可以做证。”

“好，你先在这里待着吧，我们调查调查再说，走，我们走。”说完，刘处长和做记录的小王锁上门走了。

“怎么了，关禁闭吗?! 开门! 你们开门!” 阿强嘭嘭嘭拍着门，大声喊叫。

刘处长没理他，到了保卫处办公室，吴晓娟、黄莹莹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她们是来向保卫处说明情况的。刘处长不耐烦地听完她们的陈述，道：“你们敢打包票他不是另有企图?”

吴晓娟说：“我们请他来帮我们演示一下电脑编程方面的程序，会有什么企图? 我们都敢打包票。”

黄莹莹也接过刘处长的话，慢悠悠地说：“你们是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呀，呵呵，是不是呀刘处长?”

“什么意思? 你说清楚你是什么意思。”

“你没有权力让我们说清楚，我们说什么清楚。”吴晓娟说。

“好好好，我找你们班主任。”

“好呀，电话号码知道吗? 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们班主任是女的，留着短发，有四十来岁，她的电话、手机号码，很好记的，请刘大处长拿笔记一下。”黄莹莹酸了吧唧地说。

气得刘处长拍一下桌子想发作，没发作起来，摇摇头，只唉了一声，斜着身子坐在那里干磨脖。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好好好，只要没啥企图就可以，你们知道的，去年发生在女生宿舍的那起恶性强奸案，至今案子没破，省教育厅批评我们了，今年我们加强了对女生宿舍的管理，男生不能私自进女生宿舍，这是我们防微杜渐新出台的最有力措施，希望你们要支持我们的工作。”刘处长说话软了些。

“我们当然支持你们的工作，但是你们也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黄莹莹又重复那句话。

刘处长青着脸，依然很气愤地说：“那个吧，你们写个事情经过，签个字，把他保出去。”

“哎呀，刘大处长，你越弄越复杂了，他一没犯法，二没造成什么人身财产损失，我们完全是正常的同学往来，我们写什么经过，签什么字，还要怎么保他出去?”

刘处长被问得一时语塞，有点窘态地说：“那，你们也该履行个